Prifysgol Cymru
Y Drindod Dewi Sant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Postgraduate/Distance Learning
Assignment coversheet & feedback form

THIS SHEET MUST BE THE FIRST PAGE OF THE ASSIGNMENT YOU ARE SUBMITTING (DO NOT SEND AS A SEPARATE FILE)

For completion by the student:		
Student Name: Zhilin Zhou		
Module code: SICH7001 Module title: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Sinology	Student ID number: 2000366	Educational support needs: No
Module tutor: Prof. Chu,Chia-Ning Assignment due date:30 Apr 2021 -15:00		
If your module has multiple submissions please indicate which piece of work this is. 1st ☐ 2nd ☐ √ 3rd ☐ 4th ☐ 5th ☐ 6th ☐		
I confirm that this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I have adhered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plagiarism. Signed ……Zhilin Zhou…… **Email submission: if you are submitting this form via email, please tick this box √ (as a substitute for your signature) to confirm that you agree to the above declaration.**		

Assignment Mark

1st Marker' s Provisional mark	
2nd Marker' s/Moderator' s provisional mark	
Agreed Internal Mark:	
External Examiner' s mark (if relevant)	
Final Mark	

NB.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1 :

Comments:	
Marker' s signature:	Date: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2/Moderator: Comments:	
Marker' s Signature:	Date:
AGREED INTERNAL MARK (where necessary): **Comment on process on arriving at agreed mark:**	
External Examiner' s comments (if relevant)	
External Examiner' s Signature:	Date:

淺談清代學者的上古韻部研究

正文字數：3145

一. 前言

在清代以前，古音學可以說尚未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元代以前的學者還沒有樹立明確的古音觀念，面對語音變化現象僅以葉音、改經或古人韻緩作為解釋。直到元明時代，古音的觀念才逐漸得以建立，然而對於古音的探索依舊是處於萌芽階段，沒能找到科學的方法去構建上古音的面貌。因此一般認為，漢語古音學真正成為一門學問始於清代。

上古音的研究不外乎對聲韻調三方面的研究。對於上古聲母，清儒發現了很多重要規律如“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然而相比古韻母有《詩經》等韻文材料作為支撐，能夠提供聲母發展的線索不夠豐富。[1]對於上古聲調究竟是如何，清代學者仍存在許多爭論，學者們普遍接受的觀點主要分為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四聲一貫”、以及以段玉裁為代表的“兩調說”兩大類[2],沒有像古韻部研究那樣最終得出一個公認的定論。相比上古聲母與聲調的研究，清儒在上古韻部的研究上有十分豐富的研究材料以及更為成熟的研究模式，張世祿在《中國音韻學史》中提到：“顧、江以後，古韻分部日就縝密，而古音學家的意見也漸趨於一致了。”[3]因此本文將焦點聚集在清儒是以何方法開展古韻研究的。其中，顧炎武作為早期研究古音學的學者，開闢了最初的上古韻部的研究方法，後代學者皆依循他的研究方法，並在此基礎上做出更新與改進，才造就了清代古韻研究的鼎盛。因此本文將簡要介紹顧炎武對古韻研究的重要方法及後代學者以顧氏的研究範式為基礎在古韻分部方面取得的成績。研究歷史可以更好地推進現有研究，通過溯源與比較各個時期研究模式的發展，觀察古音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理性地評價各個階段的研究得失，更加準確地把握古音學的研究方向，更加深入地闡釋相關的語言

---

[1]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 年），P3。
[2] 林慶勳，竺家寧：《古音學入門》（台灣：學生書局，1978 年），P238。
[3]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32。

學理論。

二. 清代古韻研究方法的起源

儘管漢語古音學直到清代才發展成熟，清儒僅用了短短兩三百年的時間，便使古韻分部臻於完善，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建立了正確的語言觀念、明確了研究對象、並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清代以前的學者缺乏系統的理論建構，從顧炎武開始，才逐漸確定了文獻內的研究模式。可以說清代古音學的繁榮與顧炎武的許多突破性研究方法密不可分。

清代以前的學者對古音的解釋與理解在今天看來雖然有很多不科學的成分，但學術的發展就要靠著後代學者吸收前人的經驗，對已有的研究模式的繼承或反叛，構建出更為合理嚴密的研究模式，絕不可能是空中樓閣。顧炎武在《韻補正序》中說:“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顧氏吸收了吳棫考古之長而棄其通轉葉音之短[4]，建立起以考據學為基礎的古本音理論。吳棫之外，明末陳第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主張“古詩無葉音”，也直接影響了顧炎武的古本音思想。顧氏繼承了陳第的古音觀，《詩本音》即是他對“古詩無葉音”說的成功實踐。[5]

《音學五書》中，顧炎武首先以《詩經》用韻為基礎離析唐韻，再在《唐韻正》中擴大離析範圍，輔以多種材料與手段離析唐韻。[6]《詩經》作為能夠較為完整地反應上古韻文的材料，對於古音分部起到重大作用。《詩本音》中顧氏對 300 篇韻腳字進行細緻的系聯[7]，他首先抄錄《詩經》，在每一韻腳字下註明其廣韻，隨後以某一韻腳字為中心，將相押韻的韻腳字系聯為一類，這類中古韻在上古屬同一韻部。在此過程中，顧氏發現屬於“支、麻、由、庚”四韻的韻腳字唐韻為一韻卻對應兩個上古韻。[8]通過離

---

[4] 張民權：《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年），P140。

[5]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19。

[6] 謝艷紅：〈再論顧炎武離析唐韻〉，《湖北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63-65，94。

[7]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19。

[8] 李娟：〈淺析《音學五書》古韻分部〉，《安康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6 年 6 月），頁 26-28，62。

析唐韻，顧氏在《詩本音》中得出了古音十部的大致輪廓，但仍不夠詳細。在《唐韻正》中，顧氏按照《唐韻》的順序，逐字註解每一韻下的字，通過列出該字在《廣韻》中的反切，再注出其上古音，後羅列後又羅列大量《詩經》《淮南子》《漢書》等韻文材料韻文、《說文》諧聲、《廣韻》又音、異文等材料來考究文獻韻文的實際押韻情況，凡是有古今異韻的，都標注“古音某”，以此推求其上古韻。由此徹底離析出“支、麻、由、庚”四韻，劃清了古今韻之間的界限，進一步完善了古韻分部。[9]相比《詩本音》，《唐韻正》的考察範圍更為詳盡，不僅逐個考訂《詩經》中韻腳字的古韻，還擴大了離析範圍，逐一考訂一些不是韻腳的字及不入韻的字。

顧炎武以文獻考據為主，並以堅持“古詩無葉音”為原則的嚴密研究，將古音學帶入了全新的發展空間，為後代學者留下了有待填充的經典範式。

三. 清代學者的古韻歸納

王國維在《两周金石文韻讀》序有：“古韻之學，自昆山顧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寧戴氏，而金壇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郵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過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故訓詁名物文字之學，有待將來者甚多。至於古韻之學，謂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也。”[10]

顧炎武作為第一位進行古韻分部工作的學者，著《音學五書》。《詩本音》中顧氏以《詩經》韻文為材料，通過系聯韻腳字得出古韻十部的大致輪廓，同時對“支、麻、尤、庚”進行一分為二的離析，考證實際用韻得出入、陰聲韻相押的結論 。再在《唐韻正》中擴大離析範圍，輔以多種材料手段對每韻下的韻字逐字注讀古音。對入聲韻轉聲後離析，以此完成入聲韻的分部，得出古韻十部。[11]

江永著《古韻標準》四卷，分古韻為十三部。相較顧炎武，江永懂得音理，具備更強的審音能力，江永對《詩經》通篇用韻加以研究後，歸納出《詩經》詩韻的體例，減少了由於不明體例而導致的強協誤讀的情況。在《古韻標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將從宵部析出的尤幽歸與從魚部析出的侯獨立為幽部之外，江氏又依據音的開口度把真以

[9]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19。
[10]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 年），P23。
[11] 李娟：〈淺析《音學五書》古韻分部〉，頁 26-28，62。

下的十四韻分為真元二部，其中先一般分歸屬真，一般分歸屬元，並將侵以下的九韻各分為侵談二部，相比顧炎武，江永的審音功夫更進一步，　　在一定意义上弥补和发展了顾氏的古韵分部。

江永之後，其學生戴震著《聲韻考》和《聲類表》。在《聲類表》中他開始分古韻為七類二十部，後來又改為九類二十五部，受段玉裁“異平同入”說的啟示，每一大類韻由陰、陽、入三聲相配，後來黃侃的古韻三分法受到戴氏這種韻部分類的方法很深的影響[12]。

段玉裁師從戴震，著《六書音韻表》，定古韻為十七部。相比江氏，段玉裁的分部又多了四部。段氏根據《詩經》和群經韻文的用韻情況[13]，將支部分為之、脂、支三部，由此多出兩部；在江永的基礎上，又將真、文分立，把尤部拆分為尤、侯，由此又多出兩部。段氏是第一個系統地以將古詩押韻及文字的諧聲系統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上古音研究，為古音學研究開啟了較為科學的研究思想和方法。[14]相比顧炎武與江永，段玉裁系統地研究了古合韻的問題，並用它來處理古韻分部，彌補了顧氏研究方法的不足之處，將古韻分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15]

孔廣森曾就學於戴震，在音韻學方面的著作有《詩聲類》。他在顧、江、段、諸家分部的基礎上，提出陰陽對轉說，分古韻為九陰九陽十八部。自有古音以來，一直都是東冬合韻，孔廣森將東冬鐘江分為東、冬兩部可謂是古韻分部中一大重要貢獻，且孔氏將收[-p]韻尾的九個入聲合為一類，也是符合上古音實際情況的做法。[16]然而“陰陽對轉”理論在當時尚未成熟，為適應此理論體系致使孔氏最終否認“真文分立”的古音體系，仍將其並為一類。[17]除此之外，孔氏和戴震在古韻分部上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過度追求整齊，因此在某些韻部的劃分上略顯主觀。

王念孫曾從學於戴震，精通音韻文字訓詁。王氏比較顧、江兩家的分部的異同，以

---

[12] 竺家寧：《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年），P494。

[13] 唐元發：〈段玉裁古音學淺說〉，《延安大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2003 年 10 月），頁 97-102。

[14] 唐元發：〈段玉裁古音學淺說〉，頁 97-102。

[15] 張冰：〈試論段玉裁處理《詩經》“古合韻”字的原則〉，《漢字文化》，第 5 期（2011 年），頁 40-43。

[16] 竺家寧：《聲韻學》，P495。

[17] 張竹梅：〈孔廣森“真文不分”芻議〉，《江蘇大學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69-72。

考據為主，輔以審音，反復推求驗證的基礎上，定古韻為二十一部。王氏把支、脂、之分為三部，分真諄分為二，侯幽為二，這些發現都與段氏不謀而合。此外，王氏還將入聲韻“質、櫛、黠、薛”與去聲韻“至、霽”中的部分字合為至部，將祭、泰、夬、廢與月、曷、末、黠、轄、薛合為祭部，又將合、盍、治、狎、業、乏韻獨立為盍部，將緝、葉、帖獨立為緝部。[18]

江有誥最初在顧炎武和江永分部的基礎上分古韻為二十部，後接受孔廣森東、冬分部之說，分古韻為二十一部。江有誥未接觸過段玉裁與王念孫的分部成果，然其支、脂、之三分，幽、侯二分，真、文二分與段王二人不約而同；江王二人之間的區別在於王氏未採納東冬分部之說，而江有誥沒有上文提到的王念孫析出的至部。相比之前的學者使用的以韻譜形式展示《詩經》的用韻情況，江有誥使用的將用韻的背景材料一併呈現的韻讀形式顯得更為優越。[19]江有誥的研究對於清代古音學研究具有證實、匡補之功。

四. 結語

研究模式與研究範式的確定可以促使學科走向繁榮，但單一的研究範式就算再盛行，一旦缺乏新的材料與新的理論的輸入，終將停滯不前。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古音學研究的成果是一代代學者前仆後繼地努力所得的結果。顧炎武的以《詩經》為主要韻文材料進行考據，堅持古本音原則的研究方法，使他取得了許多如“分古韻為十部”“析唐韻求其分”等突破性進展，奠定了清代古韻研究的基礎。顧炎武之後，古音學研究進入了鼎盛階段，對古韻分部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清代學者皆是根據顧炎武創造的古韻研究範式研究古韻[20]，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行修正與改進，才使得古韻分部可以朝著越來越精細的方向發展，使其越來越接近上古音的真相。

---

[18]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26。

[19] 荊兵沙，曹強：〈論江有誥《詩經韻讀》之成就與不足〉，《巢湖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73-78。

[20] 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P87。

參考文獻

（一）古籍專書

1.林慶勳，竺家寧：《古音學入門》，台灣：學生書局，1978 年。

2.竺家寧：《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年。

3.張民權：《清代前期古音學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年。

4.陳芳：《漢語古音學比較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 年。

《兩周金石文韻讀》

（二）期刊論文

1.謝艷紅：〈再論顧炎武離析唐韻〉，《湖北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63-65，94。

2.李娟：〈淺析《音學五書》古韻分部〉，《安康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6 年 6 月，頁 26-28，62。

3.唐元發：〈段玉裁古音學淺說〉，《延安大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2003 年 10 月，頁 97-102。

4.張冰：〈試論段玉裁處理《詩經》“古合韻”字的原則〉，《漢字文化》，第 5 期，2011 年，頁 40-43。

5.張竹梅：〈孔廣森“真文不分”芻議〉，《江蘇大學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69-72。

6.荊兵沙，曹強：〈論江有誥《詩經韻讀》之成就與不足〉，《巢湖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73-78。